

卷二十三

書名 群書考索別集二
 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考索別集二十五卷-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目錄

卷二十三

諸圖類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別集

太極圖

伏羲畫卦圓圖

文王八卦圖

後天序對圖

大書

伏羲畫卦橫圖

伏羲八卦圖

先天方圓圖

河圖

皇極經世書

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
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俱得無失脩其
禮樂刑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不
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
一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
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嘗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
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
戒而不可慕也

唐太宗自謂得上策豈得為上策

自嚴充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
始以嚴充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亦隨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
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處之與奏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
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

詳書考索卷二十二

別集

卷二十三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邊防門

江

長江

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蓋江
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
之江則武昌為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滙口
則九江為一都會

江陵

古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其會西通巴蜀孔明以為用武之國

武昌

今鄂州當江湖之衝西距郢南距鄂西南距江陵東北距九江吳文帝嘗都於此東晉齊梁陳之際魏稱盛府

九江

今江州魯人謂北控群蠻西連荆郢晉江州所領兼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嘗以貴王大臣為都督刺史

周瑜赤壁之勝

後漢建安十三年操東下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荆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肅瑜不可瑜曰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過於赤壁黃蓋曰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火燒盡北舡

呂蒙謀殺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樊口呂蒙忌羽居上流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音璋住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音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不如全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易為守

呂蒙殺羽入江陵

蒙襲羽至尋陽盡伏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搖橈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盡得羽沿邊屯候遂入江陵

趙咨使魏

魏黃初二年帝曰吳難魏乎咨曰吳王帶甲百萬江漢為池

魏帝問詡伐吳蜀

黃初四年帝問賈詡欲伐吳蜀何先詡曰吳蜀雖小國依山阻水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

鄧芝吳蜀二長

四年漢遣鄧芝使吳芝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魏帝嘆江之險

五年帝大興兵御龍舟至廣陵江水盛長帝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

辭無所用之

天限南北

六年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帝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陸抗論江

晉泰始六年陸抗疏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

吳彥鎖江

八年王濬作船木枹蔽江而下吳彥為鐵鎖橫斷江路

羊祜論水戰

咸寧二年祜疏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趨城池去長入矩非吾敵也

羊祜陳伐江南

四年祜病遣使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若不辛而沒吳人更立令

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

孫欽嘆北軍飛渡

大康元年王濬出巴東以六筏收鐵錐以火炬燒鐵鎖克西陵襲樂鄉孫欽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濬入建業

濬自武昌順流徑趨建業

新亭對泣

永嘉五年名士登新亭游宴周顛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相視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祖邀渡江

建興元年邀擊楫渡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庾翼鎮武昌

咸康八年庾翼在武昌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水牋曰武昌實江東鎮成之中非但行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駭奔不難

袁喬論沿江軍

永和二年元溫將伐蜀將位不可袁喬曰沿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

義之論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伐無功謀再舉義之遺書曰今軍局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不從

孫綽論長江

隆和元年溫請遷都洛陽孫綽疏曰昔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

符堅寇江

太元六年符堅入寇權翼曰晉雖微弱謝安元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被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堅曰今以吾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可恃也

魏主寇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至瓜步伐華為棹聲言欲瀦江建康震躍民皆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曰檀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

長江為限

梁承聖二年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

長江天塹

祥明元年隋軍臨江施文慶沈客卿抑奏報而不言後主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為然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賀若弼濟江

隋開皇九年若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集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役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

樊若水進取江南

宋朝開寶七年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充釣魚采石江
上以小舫載絲絙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渡江之廣狹凡數十
往返而得其數遂請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如其策

太祖造浮梁渡江

冬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緝并下朗州所造
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乃先試於石碑口乃成十一月移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建康天險

建炎元年簡鸞在劉珪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
力富盛足以待敵。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請定計巡幸

水戰之備

三年呂曠浩奏陰為過江之備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
易近雖在鎮江之岸擺拍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

多不可預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真
提舉造船具詢水戰利害

世忠決吳越之行

上駐驛江寧虜報至召諸將問駐驛之地韓世忠曰官家已失河北山
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遂決吳越之行

虜人采石濟江

紅衣在建康以六萬人列成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先統一虜自馬家
渡過江充此走儀真虜入建康遂自采石濟江

世忠金山之捷

四年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駐焦山以邀之世忠兵止八千募海船百
餘艘以鐵鏈貫大鈎授諸軍強健者虜擁十州噪而前世忠分海船為
兩道出其背每鏈一縷則曳一舟而入虜不得渡兀朮鑿渠遁去

趙鼎防虜

金虜破楚州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順治遺諸將禦江

紹興二年秋上曰寇或南來不避如何頗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
能便度但先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

張浚視師江上

四年世忠獲大儀虜在江上造舟已有渡江之耗趙鼎薦張浚福州可
當大事詔浚知樞密院事往江上視師

趙鼎謀計

鼎密陳計當先定事至即應之不可門渡江便退耶諸將各自為謀天
下事不再集矣三衙揚沂中劉錡謂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方
遣二君舉兵趨常潤合諸將併力一戰以決存亡無他術也二人同贊
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到此不得不然御史魏玘言當嚴請和二
字以攻守待之

兀術遁去

張浚至鎮江部分諸將世忠與兀術書謂樞密已在此矣兀術之將
其主辰病篤韓常勸兀術曰亡無關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兀術
一夕遁去麟視亦北走

張浚視師

六年都督張浚行邊郡視師時准東宣撫韓世忠駐承楚淮西宣撫劉
光世屯太平山江東宣撫張浚屯建康湖北京西招討岳飛在鄂朔論
以邊防空缺尚多浚獨謂楚漢用兵之際漢駐兵穀澠間則楚不敢
越境而西蓋大世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
深入故大原亦阻也精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必環千里之
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

張浚會大帥議事

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世忠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光世屯廬州
以招北軍張浚募兵建康為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為浚後
翼於是國威大振

張浚請幸建康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懣不敢自暇自逸臨安易生驕肆力請幸建康

浚復出江上

浚復出江上視師時諸將聲勢不相及沿江一帶更無軍馬諸將欲退保江浚力奏異議乃息楊沂中遂賊于李家灣

高宗駐驛建康

七年上駐驛建康

劉錡順昌之捷

十年兀朮渝盟劉錡捷於順昌

拓昇之捷

十一年兀朮再舉丙戌鉞至拓昇適與虜會鉞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

建康留守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分數千人

守馬家渡虜果使鄒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出

陳康伯四策

三十一年康伯四策沿江諸郡增壁積糧為歸宿之地

康伯請決聖意

五月康伯奏敵國渝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振

汪澈請置師江上

御史汪澈言置師江上而專付閩外之任

葉義問督視

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起

張浚判建康

命吳拱護武昌

虜揚聲欲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虜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吳

拱護武昌一帶津渡拱將回鄂汪澈止之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戍黃州
虜果犯襄陽拱遂破之

元顯亮明日渡江

王權退采石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代以李顯忠時知建康
張燾至府才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元文叩門求見甚急曰此何
等時而公欲安寢乎適謀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王麟堂公何以
為策曰燾當以死守

亮麾衆渡江

亮駐車和之雞籠山丙子亮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船皆在而
諸將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張振王琪稍任責

元文區處江事

元文往采石督舟師未至十餘里聞鼓聲震野官軍十五日坐路旁者
問之衆曰天節使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我
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元文還建康元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險

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元文召其統制張振王
琪後載臯盛新等問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將何之今前控大江地
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我輩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
戰誰主張者元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繆至此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
矣衆曰誰元文曰李顯忠皆曰得人矣元文曰今顯忠未至虜以來日
過江我當自先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
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在此有功即當之授之皆曰既有所主請為舍
生一戰元文即與浚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
中流擊之布陣始畢風色作亮執小紅旗麾其舟自揚林口出虜始謂
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將及岸官
軍小部元文顧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
則兒女子耳俊即揮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鯨冲虜舟分為
二官軍呼曰天師勝矣併擊金人金人所用皆撤和州民居屋板所造
及掠江濱渡舟底如稍皆不能動遂盡死於江中其回此岸者亮盡敵

殺之

采石之捷

乞支奏捷夜半復布陣待敵遣盛新引舟師自楊林渡口戒曰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射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之遽却

李橫權錡職

錡病退屯鎮江葉義問以李橫權錡職趨令渡江錡姪紀同往軍不利措置守江

上以橫記不利差楊存中措置守江以成閔為淮東制置吳拱為湖北制置李顯忠為淮西制置亮以書招王權以携我眾乞文用顯忠計徽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置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亮大怒遂抵瓜州

諸將按試車船

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乞文與楊存中等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徑抵瓜州將迫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回轉如飛虜眾相顧駭愕亮笑曰此紙船耳

諸酋射殺逆亮

亮聞李實在海道焚其戰艦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念回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齊過期盡殺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塗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遂射殺亮

張浚上勞軍

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

長帝乞留建康

三十二年上至建康長帝奏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

淮

兩淮

長江所恃以為藩籬者淮也淮東以楚泗廣陵為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護淮西以廬壽歷陽為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潯陽為

重而舒斷實澤陽之表湖北之鎮武昌為緊而齊安實武昌之表

廣陵

今陽州。魏文再至。佛狸嘗頓軍。却鑿謝安曾鎮此。高宗皇帝駐驛于此

淮陰

今楚州。謝安蕭道成曾鎮此。趙盾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

盱眙

今盱眙軍。臧質嘗守此。呂頤浩曰駐維揚當以輕軍屯盱眙以備

衝突淮東上繫

合肥

今廬州。魏明帝曰先帝東置合肥賊來輒破地有所必爭也魏文時滿寵表合肥西三十里有險可依立城名曰新城時張浚行淮上築廬

州城

壽春

今壽春府。魏與吳晉與符堅宋亦爭與拓跋氏血戰而爭此南北之衝也紹興劉錡嘗渡江援壽昌

歷陽

今和州。孫策圖江表起於此蘇峻濟橫江以劫姑熟歷陽者姑熟之門戶楊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淮上繫

兩淮山勢

由少室而來至于桐栢而愈大自桐栢而降危岡斷塹巖壑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水寨

淮東川澤之國九爾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縣楊石鏡老鶴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

寨九

淮西山寨

淮西烏林之地凡峯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

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集廬江諸沿邊而下凡有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寨官寨將員數

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繫省特差為之提督

孫權歲操春月方生

後漢建安十八年操軍濡須步騎四十萬權率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權歲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曰權不欺孤乃還

孫權圍合肥

二十年權圍合肥時張遼等屯合肥權守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還

朱旦守濡須

魏黃初三年吳付子不至帝怒伐吳曹休張遼咸羈出洞口曹仁出濡須直圍南郡吳呂範督舟師拒休木旦以濡須督拒仁

曹仁屯濡須

四年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旦兵才五千入諸將各有懼心旦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步涉人馬羸困旦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曹公自來則不足憂况仁等耶仁遣子泰攻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旦部曲妻子所在旦遣別將擊雙等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旦斬雕虜雙死者千餘人

魏帝至廣陵

五年魏大興兵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難息而去

魏帝如廣陵

六年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吳嚴兵固守帝見波洶湧歎息而去

諸葛亮約吳伐魏

青龍二年亮出斜谷遣使約吳同入大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

肥新城表號十萬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孫承入淮向
廣陵淮陰魏蒲籠欲拔新城致賊壽春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
襄陽西圍邛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
不能拔吾將自征之勅司馬懿堅壁以挫亮鋒七月帝東征吳主聞大
軍至遂遁

諸葛恪圍新城

吳諸葛恪前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志復入寇淮南圍淮南連月不拔會
大暑而退

祖逖渡江

晉建興元年祖逖擊楫渡江屯淮陰起冶鑄募兵二千餘人而進鎮雍
丘

褚裒伐趙

永和五年趙亂褚裒表伐趙即日戒嚴直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
附日以千計裒曰今日之事始非奇所及彼敗裒還屯廣陵

殷浩保長江

八年殷浩北出許洛無功謀再舉義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
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資竭保淮之志非所復及
莫若還保長江長江之外羈縻而已不從

符堅寇淮

太元三年秦兗州刺史彭越請東西並進堅從之使超督東討諸軍事
遣俱難毛盛等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起攻彭城四年謝元救彭城彭
超據彭城俱難克淮陰

符堅寇淮南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城東會超攻淮南五月難超拔盱眙六萬
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敗此
走僅以身免

謝元泚水之捷

八年堅大舉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先遣符融至潁口梁成攻洛澗詔以

謝元為都督謝石謝琰桓伊等拒之元遣劉牢之趣洛澗斬梁成步騎崩潰皆赴淮水堅進也壽陽列陣淝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却堅曰但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逼而殺之遂麾却衆亂不能止元與琰伊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堅衆潰

魏攻盱眙

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自廣陵歸悉力攻盱眙臧質固守凡三旬乃解圍去

魏寇壽陽

齊建元二年魏元嘉與劉昶入寇壽陽垣崇祖於城西北堰淝水堰北築小城使數千人守之崇祖決堰衆溺死皆退走

齊淮南入于魏

永元二年裴叔業以壽陽降魏以元臨鎮壽陽遣崔惠景赴壽陽不克六月陳伯一再攻颺擊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一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韋敷拔合肥

梁天監四年大舉伐魏五年韋敷攻拔合肥

韋敷攻鍾離

六年命敷救鍾離或勸敷緩行敷曰今鍾離鑿穴而處負刃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景宗與敷合以火攻魏橋魏車大潰

梁堰淮水灌壽陽

十三年梁堰淮水以灌壽陽成而復壞

侯景反壽陽

太清二年侯景反於壽陽

吳明徹拔壽春

陳大建五年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

明徹敗淮

十年周斌齊上欲爭徐兗督軍伐之明徹圍彭城列舟艦城下王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沈清水以遏陳船歸路明徹舟並礙不得

過軌引兵感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淮南盡歸周
賀若弼鎮廣陵

十三年隋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鎮廬江

隋問高穎取陳策

陳祥明元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
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然不
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隋用其策陳人始困

裴度平淮

唐元和十二年愬降元濟於城上梯而下檻送京師淮西平

世宗征淮南

周世宗顯德三年帝下詔親征淮南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
陽命諸軍圍壽州

高宗駐揚州

建炎元年虜過東京上駐驛揚州

呂頤浩請俟夾淮一戰

三年頤浩請申救諸將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又駐維揚當以一
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

張守淮之策

守言二策一防淮一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賊兵未能遽
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則舟楫拘於南岸虜或以精騎間道先絕
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渡江則去中原益遠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
南去可患者二若為中原計而幸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
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高宗南渡

二月虜犯淮倉卒南渡

虜犯淮

冬虜陷滁犯壽春官吏以城降犯無為守臣與民渡江南歸陷廬犯和

守以城降犯真守棄城

虜寇淮東

四年秋撻辣寇淮東詔劉光世住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張浚不救楚州

楚州危趙立告急趙鼎欲遣張浚往救浚曰虜鋒不可當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將之心浚曰根本未固人心易搖此行失利可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金藉兩浙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浚力辭乃詔岳飛掩擊因令光世遣兵渡江以為援

虜攻秦州水寨

紹興元年撻辣攻秦州水寨為張敵所敗擒其婿萬戶不刺殺五千餘衆

未勝非陳淮五事

二年勝非陳經營淮北五事。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頭縱得

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五謂渡淮之後有助順土豪可擊殺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

虜偽寇淮

四年劉豫子麟姪祝窩里嘔等自維揚分道入寇舟師由清河據楚騎兵渡淮據滁上曰朕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決於一戰時江東宣撫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撫張浚軍在采石淮東宣撫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張浚移軍建康於是光世進屯太平州世忠復過江駐揚州

高宗親征

下詔親征始正豫逆罪人皆鼓勇朝士尚多懷疑鼎曰願不為群議所移

詔松年會議進兵

詔簽樞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

世忠大儀之捷

韓世忠戰于大儀北是鬼軍各持長斧上堪入胸下措馬足遂擒學童捷也兀朮走還泗上

民兵擊賊

特承楚秦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上曰淮民未能安業今乃力奮忠義宜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

仇愈救廬州

虜犯廬州知州仇愈發戍兵千人拒之無一還者

張浚視師

六年浚視師命世忠屯承楚光世拒廬浚屯盱眙

劉豫分道入寇

九月上發臨安豫聞上將親征發鄉兵分道入寇西路趨合肥以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浚統之報至浚復往江上視師時浚駐盱眙所中屯泗上世忠在楚飛在鄂聲勢不相及獨光世之兵在太平州遣經騎據廬而公江一帶更無軍馬朝廷甚憂之

張浚有進無退

時疑虜偽合兵光世奏廬州難守欲還太平諸將議欲保江浚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或請上回臨安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兵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大事去矣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浚覽卿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浚奉此詔異議乃息光世已會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督光世復還廬賊次濠壽浚拒之詔併以淮西屬浚

沂中李家灣之捷

貌過定遠以犯建康揚沂中悉殺以出至李家灣與貌遇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貌軍中賊潰亂沂中乘之大破之而聞貌敗亦潰虜廢豫之意決

張浚築廬城

七年朝廷謀此伐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築廬州城

鄴變叛

狄淮西軍統制鄴瓊全軍七萬降豫是冬虜廢豫

劉錡順昌捷

十年兀朮渝盟錡敗之於順昌

劉錡拓臯捷

十一年兀朮謀再舉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乙卯果入寇犯壽春府命錡渡江禦之虜陷壽春錡至廬虜騎大集錡退以避其鋒虜入廬州錡退東關見其地負山而水據之以遏虜衝軍勢復振兀朮直據和州浚遣姪子益與王德先趨采石浚夜絕江與錡聲援相接又命沂中為浚副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虜退浚復和州錡至拓臯適與虜合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而陳王德與田師中先薄其右隅虜陳動錡與諸軍合擊之浚與大軍繼至虜大敗遂復廬州二月捷書至

勿以議和為意

秦檜曰山陽所以犴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山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益脩守備今雖遣使然勿以議和為意但作不講和處之爾

康伯條陳淮策

三十年亮將渝盟右僕射陳康伯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同樞密葉義問奏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郢光化棗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要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飭兵擇地險要廣施預備

汪澈言飭邊備

三十一年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汪澈言此陰盛也願飭邊備

陳康伯四策

康伯畫四策一今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四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猶之地

汪澈言守淮要害

澈言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

存恤山水寨

又言淮南山水寨畫水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

劉錡屯揚州

錡屯維揚新復海泗二州

葉義問督視

義問督視江淮乞文參議

王權棄廬州

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遛不進錡再啟權不得已發兵至廬州戍守故

虜得渡橋以濟淮權棄廬州遁虜騎至尉子橋姚興以三萬人力戰獲

擁群刀斧自衛不援興與沒

王權棄和州

權又棄和州棄采石中外大震

劉錡皂角林之捷

虜萬戶高景山犯揚州錡禦之於清河虜以輜裹舟載糧枕而上錡棄善沒者鑿沉之錡俄病嘔血不能支猶乘有輿臨敵指揮虜逼江錡設伏皂角林誘虜入營發虜敗斬景山

成閔援淮西

成閔發應城縣回援淮西

李顯忠代王權

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被旨罷權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

書考索卷二十三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海防門

海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同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之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自擣吾腹心之所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堅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防海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吾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超五百里定州里定川抵浙江